

落笔峰下有陶元

文图 海南日报记者 徐慧玲

午后，阳光斜照在大树的枝叶上，斑驳的光影在用陶罐、瓦片砌成的墙面上缓慢爬行。庭院里，几名学生或在拉坯机前拍打手中的泥土，或用车刀小心修整陶坯，沉醉在陶艺世界里。庭院外，鸟鸣和狗叫声此起彼伏，一派田园景象。这里便是藏身于三亚落笔峰下一个村子里的东崖柴烧工作室。该工作室是三亚学院学生校外实践平台，主要任务是烧陶。

陶是大地之母的艺术，是泥与火的交融。近9年来，三亚学院艺术学院教师杨丹和他的学生们，在这个小小的天地里，用原始的方法制陶烧陶，探寻他们心中的陶艺之魂。

“三亚学院雕塑专业和产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对陶艺有所了解，掌握了一些理论知识，我们建立工作室的初衷是为学生提供一个实践平台。”杨丹开门见山地说。

2013年11月的一天，杨丹和好友在学校附近的黎族村庄转悠，他们的想法很简单：找一处合适的场地，建一座柴窑烧陶。几经辗转，他们在距学校不远的南丁村寻得一栋破旧的红砖房——村民老李家的鸡舍。后来，这里被改造成了东崖柴烧工作室。

工作室取名“东崖”，缘于其位于落笔峰东面山脚下。柴烧，是指工作室以木材为燃料烧制陶瓷。在还没有气窑、电窑的年代，柴烧是最常见的陶瓷烧制方式。

这栋有三进庭院的平顶砖混建筑，凝聚着杨丹、杨叔和一届届学生的心血。已年逾七旬的杨叔是杨丹好友的父亲。2014年，杨叔自河南迁居三亚。他的加入，让工作室的建设有了实质性进展。平整土地、种树、砌墙、建窑……为了节约成本，杨丹和杨叔干起了建筑工、园林工的活。

庭院西侧的一面墙上，砌着30余块泥土方块，上面刻有姓名和日期。这些大多是到东崖柴烧工作室参加校外实践的学生的作品。庭院里一处不到3米高的小“建筑”特别有意思，杨丹称之为“陶塔”，该“塔”由一些没烧好的陶器堆砌而成。杨丹对陶器成品有严格挑选标准，每次开窑后，稍有瑕疵的作品也会被舍弃。尽管如此，他也认为，即便是烧坏了的作品也是有生命的，把它们堆成“塔”，是为了纪念那些成全别人而牺牲了自己的陶。

每年春天，会有几株嫩绿的藤类幼苗从“陶塔”里探出头，仿佛在诉说着陶土的新生。

做陶如做人 专注忘我成就精彩

人们脚下不起眼的泥土，是制陶人手中的创作原料。他们不断揉搓、修整，赋予泥土新的形态和生命。

“做陶就像做人，每一步都要走得踏踏实。”杨丹说，制作烧制一件陶器要花一周甚至更长时间，只有专注、忘我、精益求精，才能成就陶器的绚烂。这是杨丹对制陶的理解，也是他对学生的要求。

东崖柴烧工作室采用原始的方法制陶，产量比较低。从2014年2月22日烧出第一窑陶器至今，一共才烧了80窑。

制陶工序繁琐，首先体现在选用和加工陶土方面。“柴烧陶器专用陶土种类多，经常需要烧陶者进行配比才能达到



东崖柴烧工作室烧制的陶壶。

建柴窑烧陶器 鸡舍被改造成了工作室

“三亚学院雕塑专业和产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对陶艺有所了解，掌握了一些理论知识，我们建立工作室的初衷是为学生提供一个实践平台。”杨丹开门见山地说。

2013年11月的一天，杨丹和好友在学校附近的黎族村庄转悠，他们的想法很简单：找一处合适的场地，建一座柴窑烧陶。几经辗转，他们在距学校不远的南丁村寻得一栋破旧的红砖房——村民老李家的鸡舍。后来，这里被改造成了东崖柴烧工作室。

工作室取名“东崖”，缘于其位于落笔峰东面山脚下。柴烧，是指工作室以木材为燃料烧制陶瓷。在还没有气窑、电窑的年代，柴烧是最常见的陶瓷烧制方式。

这栋有三进庭院的平顶砖混建筑，凝聚着杨丹、杨叔和一届届学生的心血。已年逾七旬的杨叔是杨丹好友的父亲。2014年，杨叔自河南迁居三亚。他的加入，让工作室的建设有了实质性进展。平整土地、种树、砌墙、建窑……为了节约成本，杨丹和杨叔干起了建筑工、园林工的活。

庭院西侧的一面墙上，砌着30余块泥土方块，上面刻有姓名和日期。这些大多是到东崖柴烧工作室参加校外实践的学生的作品。庭院里一处不到3米高的小“建筑”特别有意思，杨丹称之为“陶塔”，该“塔”由一些没烧好的陶器堆砌而成。杨丹对陶器成品有严格挑选标准，每次开窑后，稍有瑕疵的作品也会被舍弃。尽管如此，他也认为，即便是烧坏了的作品也是有生命的，把它们堆成“塔”，是为了纪念那些成全别人而牺牲了自己的陶。

每年春天，会有几株嫩绿的藤类幼苗从“陶塔”里探出头，仿佛在诉说着陶土的新生。

做陶如做人 专注忘我成就精彩

人们脚下不起眼的泥土，是制陶人手中的创作原料。他们不断揉搓、修整，赋予泥土新的形态和生命。

“做陶就像做人，每一步都要走得踏踏实。”杨丹说，制作烧制一件陶器要花一周甚至更长时间，只有专注、忘我、精益求精，才能成就陶器的绚烂。这是杨丹对制陶的理解，也是他对学生的要求。

东崖柴烧工作室采用原始的方法制陶，产量比较低。从2014年2月22日烧出第一窑陶器至今，一共才烧了80窑。

制陶工序繁琐，首先体现在选用和加工陶土方面。“柴烧陶器专用陶土种类多，经常需要烧陶者进行配比才能达到



东崖柴烧工作室陈列的作品。



东崖柴烧工作室陈列的陶罐等。

要求。如今东崖柴烧工作室所用的陶土，最长的存放了近8年。”杨丹手中的泥料经过拍打、揉搓后，变得格外柔软、光滑。

这种泥料是杨丹和学生2014年在三亚天涯海角游览区附近一个村庄找到的，泥质细密软滑，呈暗红色，被称为“红塘泥”。杨丹说，从野外采回的陶泥大都有“野性”，泥质太过娇纵，容易开裂，需通过晒干、敲碎、浸泡发酵、过滤泥浆等工序进行提炼，重复十几遍，再混入其他的陶泥和瓷泥，才能用于制陶。

揉泥、拉坯、旋坯、修坯……制陶是一个将想法和创意变为现实的过程。将揉好的陶泥放在拉坯机转盘中心，转盘开始旋转后，双手配合操作，一件件陶坯雏形初现。

“修坯是精细活，稍有不慎，陶坯便会被碎掉。”三亚学院艺术学院学生邓嘉颖说，东崖柴烧工作室制作的大多是茶壶、茶杯等器具，修坯需掌控好刀的方向和力度，这种技巧无法从书本中学会，只能在实践中摸索，通过不断“试错”找到感觉。

装窑看起来简单，实际上也有学问。杨丹和杨叔会根据火在窑内燃烧的路径和串流情况，在不同位置摆放不同

的陶坯，以达到最好的效果。

“烧窑用的木材需提前一个月准备，我们工作室有一个原则，绝不为烧窑而伐木，采的都是自然倒下的树或枯木。”杨丹介绍，台风天过后，他和学生经常去三亚学院后山捡木材，附近村民也会将修剪的龙眼树、荔枝树枝干送去工作室。

烧窑的过程令人期待而又充满不确定性，成功或失败，在此一举。这份不确定性，或许也是陶艺的魅力之一。3天到5天的时间里，杨丹和学生轮流投柴，柴火噼啪作响，火焰温度高达1200℃。

窑内，泥、火、木相互博弈，开始创作奇迹；窑外，是一场漫长的等待。

追求质朴之美 期待能烧出海的颜色

柴烧器物之美，美在原始质朴。以柴烧的方式烧陶，追求的是自然、素朴与唯一性。

“柴烧器物造型简练，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注重保留手工的痕迹和陶土的原始肌理，不给坯体上釉。”杨丹说，以柴烧的方式烧陶，对日期的选择比较随意，攒够能装满一窑的陶坯时，便可入窑、封窑、烧窑，不会像烧汝窑瓷器那样为了烧出天青色而等烟雨天气。柴烧的灰烬产生的落灰釉，使陶器呈现出粗犷的质感、朴拙的色泽。

柴烧的陶器，每一窑、每一件各有特点，可谓“入窑一色，出窑万彩”。杨丹说，古时人们常用“十窑九不成”这句话来形容柴烧陶瓷的不易，即便已烧了80窑，他对烧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。

开窑当天，是东崖柴烧工作室最热闹的日子。慕名而来的陶艺爱好者、村民和工作室的工作人员挤满了庭院，一件件陶器带着余温呈现在人们眼前。

杨丹说，开窑时制陶者也不知道自己的作品“长相”如何，只顾着从灰烬中寻找美丽和希望。倘若作品上呈现出意想不到的落灰或火痕效果，便会感到如获至宝。有的作品初见时只觉平平无奇，过一段时间再看，又能发现它的美。

经过近9年的发展，东崖柴烧工作室已经形成了陶器制作、烧制、销售的完整链条。一些学生在此学习制陶烧陶，并将优秀作品对外销售，还有不少外国人慕名来此学习制陶技艺。

来工作室参加校外实践的学生走了一批又一批，只有杨丹、杨叔和那两只被收养了好几年的流浪狗“耳朵”“雪糕”在此坚守。

近几年，杨丹把贝壳粉等三亚海洋文化元素融入制陶中，希望能烧制出独具三亚特色的陶器艺术品。虽然效果不太理想，但他仍在摸索之中，“对东崖柴烧工作室而言，烧得最好的永远是下窑。”杨丹说，期待有一天工作室能烧出大海的颜色。■



杨丹(左)在指导学生制作陶坯。